

## 西河词话 清毛奇龄

### ●卷一

#### ○吕弦绩品花词

山阴吕弦绩作品花词，取题之有花名者谱之。如早梅芳咏梅，蕙阑芳引咏兰，月照梨花咏梨，小桃红咏桃，杏花天咏杏，碧牡丹咏牡丹，海棠春咏海棠，新荷叶咏荷，爪茉莉咏茉莉，桂枝香咏桂，金菊对芙蓉咏菊，咏芙蓉，木兰花慢咏木兰，碧桃春咏碧桃类，亦一新体。然唐词用本题作赋，原是此意，至後，始题事两不合耳。

#### ○相女配夫

宋孙明复鬢白，李文定请以弟之女妻之。孙曰，相女不以嫁公侯，乃以嫁山谷衰老，古无有之。其曰相女者，相门之女，正以李复古曾为相故也。西厢末剧有自古相女配夫，世多不解，乌知实本诸此。

#### ○音谐弦调

崇祯甲寅，京师梨园有南迁者，自诉能弦旧词。试其技，促弹而曼吟，极类挣箏家法，然调不类箏。坐客授蒋竹山长调令弦，辄辞曰，口俚碍吟叹何也。时徐仲山贻九日倡和词至，诵而授之，歌裁数过，指爪融畅。询其故，云：吾所传者，无调而有词，无宫徵而有音声，词雅则音谐，音谐则弦调。由是推之，世之效辛、蒋者可返己。菊庄者，吴江徐子电发也。

#### ○吴博士念奴娇

建平吴博士送予之江宁，有念奴娇词，尝藏之袖间。暨十年後，重过其庐，出词读之，则字已温灭不可认矣。其词曰：“五更初起，装成未、把酒送君烛下。挥手出门，正月落满屋，光流如泻。此去江南，他时江北，回首无多话。驱车行矣，可怜独步归舍。试看绕地荆榛，君今卜何处，能超罟获。元节望门去路远，天下朱家皆假。田舍粗安，壶浆堪掩，意气长相藉。天涯何限，一时去此秋夜。”其词甚悲怆有梗概。博士真爱我。予向在蔡州席上诵此词，争传写去。息县夏少府有雪中送予念奴娇词，亦用此韵。

#### ○伍君定法驾导引

滇中抗清师时，有李安西、孙安南二人，皆献贱子孙，最跋扈。顺治辛卯，师将逾岭，李急守高凉，孙独不行，遣人要封爵，始发兵。时已议加二字，大怒，对使骂曰：“既为王，何吝一字，谓吾不能自加耶。”使者往复甚恐，凡四易命，必欲得秦王为请，众皆相视。惟主政者严君起恒流涕争曰：“诚欲自加，则吾不敢闻。若犹不然，则祖制不可更，主国不可挟，名器不可紊，独吾项可断耳。”于是中沮。後君视师南梧，泊舟大黄江，忽传安南使至，君迎之入舟。安南统缠头兵数千，列帜两岸，语乾起坐，君送之至马门，将

登岸。安南握君手笑曰：“吾不断君项，但漱君腹何如。”挥健儿扑君堕水，两岸列者哗而前，移时乃定，然已莫敢谁何。距浹旬，梁家渡品见虎来，逾水而出，负一冠带尸登岸徐行。居民见者，噪随之，虎不少动，但从容相高阜，御所负，四顾周遭既定，复绕之两匝，号而去。居民远近竞来观。台暮，有伍君定者後至，惊认之，曰：“此相国严君也。”君右目不瞑，颞前纲裂数寸，而颞不少损，于是居民争易衣殓之，瘞虎负所，名曰虎冢。计大黄江至此逆流而上已百二十里矣。时伍君定制一词名法驾导引，使居民歌之。词曰：“梁家渡。梁家渡。野虎负来人海畔，一隅谁是主。天南万里未招魂。此处且安身。”後安南竟封秦王归命，而安西战死。起恒字秋野，由进士起家，山阴人。

### ○回施

西厢久为人更窜，予求其原本正这，逐字实，其书颇行。第中尚有不能详处，如第四折内有“和尚们回施些，幽期密约”句。予向所释，但曰施僧曰布施，反乞僧施曰回施。以为本文已明，不必更有引释耳。後友人有论及者，坚谓回作曲解，是委曲周旋意，杂引回曲二字作证。曾记北史，北齐李庶无须，人谓天阉。催谏尝戏庶曰：“教弟种须法，取锥刺面为窍，而插以马尾，当效。”是时催族多恶疾。庶因答曰：“请先以方，回施贵族艺眉有效，然後种须。”盖恶疾是癩疾，以癩者无眉，故云也。然则回施，反施矣。蔡子伯曰：“施音赐，今俗称回赐者，即回施之谓。”尤较直捷，但释古须有据耳。

### ○冯弦词

马州当垆者，冯二名弦，夜闻予歌，倩予同行者导意。予辞之曰：“吾不幸遭厄，吹篴渡江，彼庸不知音，岂误以我为少年游耶。”次日遂行。後十年，见名媛词纬中，有冯氏江城子二阙，是读予新词所作。其词曰：“绿阴何处晓啼莺。弄新声。最关情。一夜寒花，吹落满江城。读得断原先黄绢字，人已渡，暮潮横。”又曰：“兰陵江上晚花飞。冷烟微。著人衣。无数新词，最恨是桃枝。待得兰陵新酒熟，桃叶好，送君迟。”诵之，亦殊自凄惋。闻其词，倩桐乡锺王子代作者。然又有琥陵春春晚，虞美人赋得落红满地二词，亦甚佳，想皆不出其手，然其意则有不可已者。前人所传子夜、莫愁诸词，想皆似此也。

### ○鹊桥仙断词

邑某聘某氏女，将就婚，有ㄟ委禽者，明府姚公断还之，令交拜于讼庭。其断词骈丽，传诵人口。既而讼者争不彻，观察下府谳，府使君何公复断还之，一时传为盛事。时予在何使君坐，使君命予制鹊桥仙词。词云：“东床先订，西家愿宿，何事穿墉穿瓦。纵教ㄟ委後来禽，却不道、子南夫也。明府风流，使君潇洒。两断可妻公冶。莫言河汉鹊桥乖，看合浦、在讼庭之下。”

### ○沈去矜词韵失古意

词本无韵，故宋人不制韵，任意取押，虽与诗韵相通不远，然要是无限度者。予友沈子去矜，创为词韵，而家稚黄取刻之，虽有功于词甚明，然反失古意。假如三十韵中，惟尤是独用，若东冬、江阳、鱼虞、佳灰、支微齐、寒删先、萧肴豪、覃盐咸，则皆是通用，此虽不知词者亦晓之，何也。独用之外无嫌韵，通韵之外更无犯韵，则虽不分为独为通，而其为独为通者自了也。然尝记旧词，尚有无名氏鱼游春水一词“秦楼东风里”“轻拂黄金缕”，通纸于语。张仲宗之渔家傲：“短梦今宵远到否。荒村四望知何处。”通语于有者。若以平上去三声通转例之，则支通于鱼，鱼通于尤，必以支纸一韵、鱼语一韵限之，未为无漏也。至若真文元之相通，而不通于庚青蒸，庚青蒸之相通，而不通于侵，此在诗韵则然，若词则无不通者。他不具论，据阮郎归一调，有洪叔屿、王山樵二作中云：“晴光开五云。”“扶春来远林。”“相呼试看灯。”“何曾一字真。”“今朝第几程。”则已该真文元庚青蒸侵有之。其在上去，则据朱希真词：“人情薄似秋云。”“不须计较苦劳心。”“万事元来有命。”“更逢一朵花新。”“片时欢笑且相亲。”“明日阴晴未定。”其无不通转可知。而谓真軫一韵，庚梗一韵，侵寢一韵，是各自为说也。其他歌之与麻，未必不通。寒之与盐，未必不转。但为发端，尚俟踵事。至如入韵，则信口揣合方音俚响，皆许入押。而限以屋沃一韵，觉药一韵，质陌锡职缉一韵，物月曷黠屑叶一韵，合洽一韵，凡五韵。则试以旧词考之，张安国满江红词，有“高邱乔木。望京华、迷南北”句，则通屋于职。晏叔原春情有“飞絮绕香阁”，“意浅愁难答”，“韵险还慵押”，“月在庭花旧园角”，则又通觉与药与合与洽。孙光宪谒金门有云：“留不得。留得也应无益。扬州初去日。”又云：“却羨彩鸳三十六。孤鸾只一只。”则又通质陌锡职于屋。若苏长公赤壁怀古，是念奴娇调，其云：“千古风流人物。”“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。”“卷作千堆雪。”“雄姿俊发。”“一樽还酹江月。”鲜于伯机亦有是调云：“双剑千年初合。”“放出君龙头角。”“极目春潮阔。”“年年多病如削。”张于湖是调有云：“更无一点风色。”“著我扁舟一叶。”“妙处难与君说。”“稳泛沧浪空阔。”“万象为宾客。”“不知今夕何夕。”则是既通物月与屑与锡，又通觉药与曷与合，而又合通陌职与曷与屑与叶与缉，是一入声而一十七韵展转杂通，无有定纪。至于高宾王霜天晓角之通陌锡职缉，詹天游霓裳中序第一之通月曷职叶，王昭仪满江红之通月屑锡职，皆属寻常，可无论已。且夫否之音俯，向仅见之陈琳赋中，凡广韵、切韵、集韵诸书，俱无此音。若北之音卜，则不特从来韵书无是读押，即从来字书，亦并无是转切。此吴越间乡音呼，而竟以入韵，此何谓也。且昔有称闽人林外，题垂虹桥词，不知

谁氏，後流传入宫禁，孝宗读之笑曰：“锁与老押，则锁当读扫，此闽音也。”及访之，果然。向使宋有定韵，则此词不宜流传人间。而孝宗以同文之主，韵例不遵，亦安得反为曲释。且未闻韵书无此押，字书无此音，自上古迄今，偶一见之乡音之林外，而公然读押，嬗为故事，则是词韵之了无依据，而不足推求，亦可验已。况词盛于宋，盛时不作，则毋论今不必作，万一作之，而与古未同，则揣度之胸，多所兀臬，从之者不安，而刺之者有间，亦何必然。至若北曲有韵，南曲无韵，皆以意出入，而近亦遂以北曲之例限之。至好为臆撰如西楼记者，公然以中原音韵明注曲下，且引曲至尾，皆限一韵。而附和之徒，反以古曲之出入为谬，而引曲、过曲、前腔、尾声之换韵，反谓非体。何今人之好自用，而不好按古，一至是也。

### ○古乐府语近词

白乐天花非花诗，唐人醉公子词，长孙无忌新曲，杨太真阿那曲，自是词格。他若回鹘、石州、阿回、回波乐、乌盐角、滥堆、水调歌头诸名，俱是乐府。然其语有近词者，则亦可以词名之。如隋帝望江南，徐陵长相思，初亦何尝是词，而句调可填，即为填词。由是推之，则梁武江南弄诸乐，以及鲍照梅花落，陶弘景寒夜怨，徐勉迎客送客。王筠楚妃吟，梁简文春情，隋炀夜饮朝眠曲，皆谓之古词，何不可哉。

### ○顾锡畴降虜词

昆山顾宗伯〔锡畴〕有江神子词，此宗伯死後降虜作也。宗伯不得死所，相传在温州时，尚思卖犊。与永嘉令乡人吴君，夜饮江心寺，酒後慷慨，既别，其同行兵者贺均绕以宿憾缚沈之江，人不知也。逾年，公忽降虜于华亭公张调鼎许，乃作此词。中略道大意，後以人累问，竟详言之，始析其事。或云，公已先见梦居民，得掩其骸于某港傍矣。今词句所传有互异处，不敢妄正。

### ○误诵和韩蕲王词

予四十以前，目力尚强，独暝後稍晦，若鸡眚然。尝随老母游天竺归，夜次湖寺，寺壁书和韩蕲王词，母令诵听。予略视间，误以为蕲王词也，信品诵所记蕲王本词一过，实于壁间字，豪芒不见，盖不敢自居，老眼故然耳。次日，母视壁，大怒曰：“本和蕲王词，而故诵本词以谩我，不亦异乎。”

### ○王继朋满江红

清师下浙时，钱唐王继朋奉母避兵，露宿于凤凰山南。忽纓枪络马，拥十许发至，询之，则方马军相失者。是时溃军南窜，东渡者半，而半不得渡，仓皇间恐追及，亾兑短後束枪投间中，杀马而食。少顷，望城中火起，各相向哭，继朋乃为词和王昭仪满江红调哀歌之，次早散去。军主急推一病婢与继朋曰：“昨闻君歌哀，似非恒人，吾欲以孱婢累君之行。”言讫，遽别。後继朋居

富春，婢病愈，呼曰红得，以其从满江红一词得之故也。既而婢复病，呕血而死，母哭之。继朋曰：“红得之而红失之，〔谓呕血。〕何哭之有。”

### ○叶天乐诗词

慈溪叶天乐于秋节过常熟，偕友倡和，名三秋诗。又为词分三名，一银河词，用柳耆卿二郎神七夕韵。一酹月词，用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韵。一采菊词，用辛稼轩贺新郎三山雨中韵。各有所取也。予旧在真州度七夕，颇有邂逅，得词十六首，亦名银河词，其稿失於章江捉船之兵。後在汝宁，七夕，复为词忆之曰：“记得年前，小樊山下，乾鹊夜来时。”然已不可再矣。天乐名吟其，大父四明先生，尊人此君先生，俱李集行世。第历世清节，食廉吏贫。天乐词赋多为友人所刻，此三诗三词皆已刻者，共六卷。

### ○方士赠词

乙巳夏，予欲登岱，及济宁而病，客有挟少君之术于旅亭者，能召美人帷中临镜易衣，予喜而赂其术，甚鄙可笑。然亦有小异者，能掷果题诗，如叶天乐银河词中，有咽周中翰宅，观方士召美人隔帷赋诗是也。第其诗皆现成通行，每每重见。惟沈比部肯斋云，曾于王司农宅观此，独得赠词，末云：“吟成未许续金卮。怕是沈郎病起瘦人时。”此是新作，且词亦甚佳，颇属怪事。

### ○何令远赠词

予少不检，曾以度曲知名，凡坊曲伎人，争相请教，且尝以己词令唱。故云间徐西崖赠词有云：“最消魂，一曲新词，雪儿争唱神仙句。”禾中谭开子词云：“想王孙归路，正生芳草，旧人歌曲，争换梅花。”龙眠何令远词云：“酒肆歌鬟，千秋乐府。”皆是实赋。独令远寄词又有云：“记芳洲公咽，酒酣听度曲，别奏清商。写出云楼雪榭，景倍潇湘。”又“杨柳腰肢，雪儿分韵，樱桃口颊，樊素生香。”则以予乙巳冬杪，曾于吉安白鹭洲公咽酒酣度曲，且戏作芳洲公咽图，故又有云楼句。至其云杨柳樱桃，则似指予所携者，今则都无此兴矣。计乙巳冬杪至今寄词时，适遇丁巳，恰一十二年，令远为词，能不忘旧事如此。

### ○因词中句易词名

词名多取诗句之佳者，如夏云峰则取“夏云多奇峰”句。黄莺儿则取“打起黄莺儿”句是也。独酹江月大江东去，则因东坡念奴娇词内有“大江东去，一樽还酹江月”二句，遂易是名。夫以词中句而反易词名，则词亦伟矣。今人不知词，动以词中大江东去，彼亦知其词如是伟耶。

### ○词之声调不在语句

李于鳞以填词法作乐府，谓乐府有声调，倘语句稍异，则于声调便不合尔。不知填词原有语句，平仄正同，而声调反异者，如玉楼春与木兰花同，而以

大石调歌之，则为木兰花类。然则声调何尝在语句耶。乐有调同而字句异者，清调、平调，殊于楚歌。有调异而字句同者，豳雅、豳风，只一七月。于鳞坐不解耳。其说颇详予诗札卷。

### ○记普明事

临安阿迷州土官普明，在崇祯中，屡叛不伏。广西府太守张继孟初到任，盛称明有才略，可属大事，本不宜摧抑太甚，以致激变，遂布檄远近，为之表暴。旧凡檄过阿迷者，明必邀窥之，及窥是檄，喜甚。时新太守谒兵备临安，必道阿迷，继孟又声言道阿迷时，当过普公。则益喜。及临过，明方遣人伺候，而继孟故醉舆中不醒，及醒询之，则已逾界矣。继孟大怒，立榜舆人讫，乃惶曰：“不期有大事，必不能待，而普公又不可不见。”急备快马，从二人立还投刺。明闻其至，且闻其责舆从状，大喜过望，遂踉跄出见。交拜毕，即起辞去，一挽以茶，继孟一手接瓿，一手以匙才鹿果云：“人言公善每人，信否。”明大惊曰：“如明公者，臣方欲剖心与食，宁食以毒。”遂引手易瓿立尽曰：“人言不足信，有如此瓿。”因大笑慰劳告别。继孟一别，即狂奔临安，凡三易马，明随追之不及矣。是日，明暴死，以继孟才鹿匙时，反入药在内故也。後明妻万氏，复统部众思报仇，然不可得。会万氏素与安南司土官沙源之子沙定洲年少相慕，至是谋赘定洲。而沙源不解其意，欲遣长子定海就婚万氏，乃为阉，阉得定洲，遂赘焉。时有南歌子词曰：“贝带邀红定，蛮丝结采楼。花里暗藏阉。鸳鸯何处宿，在沙洲。”後甲申之变，万氏与定洲并吞诸酋灭黔国，〔即沐天波也。〕将尽有云南地。至己丑，突为李定国战败执之，夫妇并肆市中。

### ○张采见神助

张采为仪部归，嫉其乡太仓州豪猾肆横，民多受害，白州守钱肃乐穷治之。乙酉元旦，梦鼓吹送乾坤正气四大字到家。询其故，曰：“以君方正能除恶也。”醒而不悦，以为吾不能殉国，而徒博区区以名正气，何以自问。暨五月十三日，南都骤破，群豪乘衅，悉集小教场关壮侯祠，声言报怨，捉采蜂击之，血狼藉，已而气绝。乃下祠门乾坤正气板额，舁还其家。时采见神助，且微闻壮侯屡叱救之，竟得不死。次年，群豪皆受诛。又次年五月十三日，采过谒祠，仰见乾坤正气额，归而抑郁，因书纸曰：“在昔死无名，此後生何益。不道乾坤正气人，犹是偷生日。”越数日竟死。

### ○张也倩集唐词

姑苏周五郎巷，货郎货纸团扇者，晨起有道士乞食过门。货郎毛书扇，道士书数扇去。其一菩萨蛮词，是集唐者。词曰：“玉楼明月长相忆。〔温庭筠〕侍儿扶起娇无力。〔白乐天〕不语欲魂销。〔李〕云鬓袅翠翘。〔魏承班

]抱琴时弄月。[李白]皓腕凝双雪。[韦庄]何处最相知。[牛峤]香私语时。[毛熙震]”观者异之，但不得道士所在。或疑道士为女冠赋此。观词中玉楼、翠翘、抱琴、香，俱类女冠可见。或曰，此非道士词，考花间集，香本作窃香，女冠与窃香微不合。後有人从吴淞归云，此词系海上张也倩作也。倩号梅禅道人，有刻集，其未刻集中载此词，未知是否。

### ○神山会

云间诸进士[嗣郢]，董孝廉[俞]，诸君曾于重阳後作神山会，即彭仙人栖神处也。时娄东吴学士[伟业]在座，连遣觅女郎倩扶，不得。夜分沪上张弘轩刺史[锡恻]来赴，投刺後，学士命以己车迎入。使者传覆，需两车，人颇讶之。及至，则挟一衣冠少年，光艳暗射若薄云笼月，人各却步，且不敢询姓氏。及移烛烛之，则倩扶也。一座哗然。盖是时倩扶已与弘轩定情久矣，弘轩有意难忘初晤、人娇惜别、凤栖梧寄忆再晤诸词，流传人间。其序曰：“时维秋月，节届登高，思逸事於龙山，遇佳人於鹤浦。卸杯浹日，判袂经旬，兔简频濡，鸿笺数寄。堪笑粘泥之絮，翻怜逐水之萍。品其高韵，人更澹于黄花，感此微词，意毋伤于绿叶。”後倩扶有寄弘轩主人诗，其落句云：“不道离愁深似许，轻教分手盼重过。”予和诗云：“但遇龙山高会後，向疑青雀夜来过。”正暗刺前事也。

### ○吴留村作三摺屏

端州有时制雕漆屏风，功作精巧，贵重一时，然其概，不过两边采饰，多镂刻名人诗画而已。吴制府独创作三摺屏，每开一摺，则两摺隐于其中，一摺垂帘观剧，一摺山水人物。其左开一摺，凡笔墨楮研，书画棋炉，以及提壶酒盞，陆博ツウ之属无不毕具。如应用某物，即开某格子探取而出，外俱以隔扇掩之。其款式悉仿博古图制，一望灿然。时予郡诸名士如吕弦绩、宋岸舫、吴伯憩、金雪岫辈，皆朝夕聚其处。有一客新至，怨公希见，且未经治具，作水调歌头以嘲之。其词曰：“与客每隔座，不过一帏褰。何用不九叠，八面费雕甍。不是湘山十二，中有洞天福地，一醉几千年。银船并螺碗，总贮石屏间。”公得词，大惭，遽加礼谢过。公讳兴祥，字伯成，即当世称留村先生者也。

### ●卷二

### ○和梁尚书唐多令

梁尚书上元席上，出窝丝糖供客，其形如扁蛋，光面有二掐，若指掐者，吃之粉碎，散落绵成细丝，座客无识者。尚书云：“此崇祯末宫中所制，今久无此矣。惟西册净室有老宫人为比邱尼、尚能制此糖。每岁上元节，必以银花碗合子相饷，真罕物也。”乃出己所制唐多令词，命座客和之。予和词云：“捣尽{曲}头泥。春蚕已蜕衣。片饧裹作弹丸儿。不破弥罗三寸茧，谁解道

、一窝丝。X妆汉宫遗。个长个皇久未施。开元宫女尚能为。今日尚书花个炎会，银碗合、使人思。”

### ○羯鼓曲名

羯鼓与鸡娄、答腊、桃皮诸鼓，同一名色，则但一革面，不过中连二声耳，何缘得有高下长短疾徐如丝竹之能宛转者。乃有与词曲同名，如苏合香、春光好、五更转、万岁乐类。且有最奇名色，如菩萨纵、利陀地、婆拔罗伽、霜风、面岁老寿、大钵乐府、君王盛、神武赫赫、君之明、大勿、大通、苏罗、堂堂等，凡一百二十馀曲。更有太簇宫、太簇商、太簇角及食曲、佛曲诸调，不知何所分别，且何所色记而有此。

### ○提琴起於明

三弦起於秦，本三代鼗鼓之制，而改形易响，谓之弦兆。故虽能倚歌曲折，而仍以节寸可辐辏其间。唐时坐部多习之，故世遂以为胡乐，实非也。若提琴则起于明。神庙间，有云间冯行人，使周王府，赐以荣器，其一即是物也。但当时携归，不知所用。其制用花梨为，饰以象齿，而龙其首，有两弦从龙口中出，腹缀以蛇皮，如三弦然而较小。其外则别有鬃弦绊曲木，有似张弓。众昧其名，太仓乐师杨仲修能识古乐器，一见曰，此提琴也。然按之少音，于是易木以竹，易蛇皮以匏，而音生焉。时昆山魏良甫善为新声，赏之甚，遂携之入洞庭，奏一月不辍，而提琴以传。然究不知为何代乐器，仲修虽识古，亦不能按所始也。考唐宋旧乐器甚夥，然移时即没，此亦不过唐宋间所造，而独得盛行，亦属异事。先教谕曰：当时传其事者，多万历间词客题咏，大抵皆新水令起，至清江引止，共八十六曲，名赏声集，至今清曲家能歌之。

### ○廊下内酒

京师老酒家有能造廊下内酒者，每倍其值。相传明代大内，御酒房後墙有名长连者，阅三十一门，其前怪短，连阅三门，共三十四门，并在玄武门东名廊下家。凡内宫答应长随，皆於此造酒射利，其酒殷红色，类上海琥珀光者。常熟马丹谷，从上海教谕内迁翰林院待诏，尝载上海酒饮客，诈以为廊下内酒，实琥珀光也。予与同馆汪舟次偶过饮，舟次醉後赠以词，其後截云：“君今来上海。玉碗盛犹在。何必问红泉。长连共短连。”同馆相传为佳话云。

### ○芭蕉书屋

山阴金雪岫，厌城市喧烦，别筑一竹屋，盖以茅，四面皆种草花。吴子伯憩屡过之，至必剧饮。且以女墙鲜遮掩，必劝种芭蕉，以环其屋。遂书踏莎行词于壁曰：“未访桃源，先成竹屋。浣花溪畔何须卜。邻家错比子云亭，主人自号愚公谷。书聚一兼，酒藏十斛。相招长向藜床宿。劝君四面种芭蕉，春风吹起阴阴绿。”後果种芭蕉数十本，遂名芭蕉书屋。



### ○张鹤门词

张鹤门词以草堂为归，其长调绝近周、柳，虽不绝辛、蒋，然亦不习辛、蒋，此正宗也。大抵词必有意有调有声有色，人人知之。若别有气味在声色之外，则人罕知者。骤得张鹤门词，适在久客初归，心思迷烦之际，不辨其何意何调，其声何等，其色何似。而徘徊缠绵，心萦意扰，一若醉里思乡，烛边顾影，使人葛不可解。在昔庄皇帝入宫，宫人焚色目所鹆脑。时方简文书，忽若醉梦间，迷顿生，憧憧然，既而渐甚，亟命撤其焚，而摈其贡。当是时，未尝有所见有所闻也。鹤门词犹是矣。鹤门介他客以其词五卷，请予为叙，予不能叙，而姑应以此。

### ○王于一宿妓塔山

江西王于一宿妓于塔山岗之息柯亭。禾中朱锡鬯晓过，于一尚未起，锡鬯隔幔坐待之，于一不知也。向妓夸生平贵介任侠，且曰：“吾虽老，犹将买汝置行矣。”锡鬯然，遂惊起惭责，几成大巢。次日，坐客有问予，于一作何语者。予诵张鹤门醉公子词应之云：“伴醉许佳人。千金赎汝身。”一座大噱。

### ○徐夫人菩萨蛮

徐仲山夫人系商太傅女，善文，与其女儿祁忠敏夫人，俱以闺秀为越郡领袖。第质过脆弱，星相家每惜其不年。有天台万年寺尼僧谒夫人，惊为妙色身如来化身，但曼陀罗花，恐非人间所宜。有请手书法华经一部，入万年藏，为夫人忏悔。夫人乃手书三部，计工三年，约字十三万有奇。书成，其一付万年藏去，余二藏于家。会云门广孝寺构大殿成，三目尊者请尽施之，一供殿极薨间，裹以绣函，而石其外。一藏于毗卢遮那世尊之腹，被缨络宝珠，以金绳悬之。尊者复才追鼓集大众，宣扬其意。且为偈曰：“惟此金经寿千载。佛身色身总不坏。”乃未几，而香积失火，已及殿桷矣，尊者命登殿亟取经，且将移毗卢世尊于三门。忽焱风骤起于北，火顿熄，观者异之。当夫人书经时，曾制菩萨词传人间，有云：“篆烟吹过花深处。叶底垂甘露。何处见如来。青莲笔下开。朝朝研黛碗。不画春山远。但写妙莲华。香风遍若耶。”

### ○陈伽陵以文字被抑

礼部某郎中无子，适其妾有身，已产女矣，毛邻园尼僧，向城东育婴堂怀一血胎内之，遂诈言生一男子。弥月宴客，座间各赋贺词。予同官陈伽陵赋桂枝香曲二阙。其首阙前截云：“泛蒲未既。兰汤重试。若非释氏携来，定是宣尼抱至。”郎中疑伽陵知其事故诮之。即次阙前截云：“悬弧邸第。充闾佳气。试听户外啼声，可是人间恒器。”凡人间户外，皆类诮词，遂大恚恨。其後凡礼部于翰林院衙门有所差择，必厚抑伽陵，竟至淹滞。始知文字之隙，原有检点所不及者，然不可不慎也。

### ○俞季栗词

予赴京师，路遇徐仲山，忻然同行。曾于良乡北旅店，见题壁词，迥出恒辈。其词曰：“洒尽穷途泪。看少年一番行役，一番憔悴。寸雪霏霏泥滑滑，上马屡愁颠蹶。又况值、金轮西逝。屈指离家能几日，早行来、已是三千里。嗟岁月，似流水。蒙茸渐觉羊裘敝。怎当他、朔风凄紧，裂肤堕指。莽莽长途谁是主，灯火前村近矣。只无奈望门投止。沽得浊醪聊破冷，向灯前、独饮难成醉。天未晓，又催起。”特不署姓氏，不知为何人作。及到京，钱塘俞季栗投以词，名京师杂感，共九章，皆贺新郎调，其首章即是词也，但牢愁盈纸。促山怫然曰：“甫来京，而得是词，其能顷刻留此地耶。”後仲山应试失第，不穀资斧，每依其同姓官京师者，仍不得归去。尝过予饮，曰：予初赏季栗词，今恍自道，然予究薄季栗去留快然，何必尔尔耶。予因询之，仲山举其第六首前截曰：“抚剑悲歌罢。望长天、惊风<风>戾，横河倾泻。有客访予予已醉，且自坐、君床下。有至语、语君休讶。餐菊纫兰徒自洁，看夷光、未字无盐嫁。非诡遇、贱工也。”第九首後截曰：“襟怀岳岳和谁语。笑卞和，楚庭泣玉、徒多悲苦。我有草堂东郭畔，管乐何妨自许。且抱膝、长吟梁甫。有志男儿非困顿，彼扫门、魏勃何须数。不似意，且归去。”

### ○词曲

古歌舞不相合，歌者不舞，舞者不歌，即舞曲中词，亦不必与舞者搬演照应。自唐人作柘枝词，莲花铷歌，则舞者所执，与歌者所措词，稍稍相应，然无事实也。宋末有安定郡王赵令畹者，始作商调鼓子词，谱西厢传奇，则纯以事实谱词曲间，然犹无演白也。至金章宗朝，董解元不知何人，实作西厢挣弹词，则有白有曲，专以一人挣弹，并念唱之。嗣後金作清乐，仿辽时大乐之制，有所谓连厢词者，则带唱带演。以司唱一人，琵琶一人，笙一人，笛一人，列坐唱词。而复以男名末泥，女名旦儿者，并杂色人等入勾栏扮演，随唱词作举止。如参了菩萨，则末泥揖。只将花笑，则旦儿花类。北人至今谓之连厢，曰打连厢、唱连厢。又曰连厢搬演。大抵连西厢舞人而演其曲，故云。然犹舞者不唱，唱者不舞，与古人舞法，无以异也。至元人造曲，则歌者舞者合作一人，使勾栏舞者自司歌唱，而第设笙笛琵琶，以和其曲。每入场以四折为度，谓之杂剧。其有连数杂剧而通谱一事，或一剧，或二剧，或三四五剧，名为院本。西厢者，合五剧而谱一事者也。然其时司唱犹属一人，仿连厢之法，不能遽变。往先司马从甯庶人处，得连厢词例，谓司唱一人，代勾栏舞人执唱。其曰代唱，即已逗勾栏舞人自唱之意。但唱者二人，末泥主男唱，旦儿主女唱。他若杂色入场，第有白无唱，谓之宾白。宾与主对，以说白在宾而唱者自有主也。至元末明初，改北曲为南曲，则杂色人皆唱，不分宾主矣。少时观西厢

记，见每一剧末，必有络丝娘煞尾声一曲，于扮演人下场後复唱。且复念正名四句。此是谁唱谁念，至末剧扮演人唱清江引曲。齐下场後，复有随煞一曲，正名四句，总目四句，俱不能解唱者念者之人。及得连厢词例，则司唱者在坐间，不在场上。故虽变杂剧，犹存坐间代唱之意。此种移踪换迹，以渐转变，虽词曲小数，然亦考古家所当识者。故先教谕曰：“世人不读书，虽念词曲亦不可，况其他也。”

### ○和李夫子上元词

康熙己未上元夜，予尚依内阁学士李夫子宅。夫子方出阁，招予至东华门旧宏文院夜饭，观灯归第。夫子当夕制上元观灯曲，予依韵和之。次日，舍人汪蛟门录予词，诣梁尚书请观。值尚书作胜会，设席于猪市对门王光禄宅。有内务府供奉、太仓王生、无锡陆生、陈生，携笙笛在座。其时荐举来京者，惟施愚山大参，陈其年、高院怀两文学，赴召请到门。尚书立命具小舆招予，酒再巡，二生递歌。王生把笛，演旧清曲毕，尚书命二生歌予词，使王生以笛倚之，倜傥嘹亮，一坐皆竦听，尚书大悦。因问笙笛必有谱，此无谱而能倚曲，何耶。王生曰：“善歌者以曲为主，歌出而谱随以成。不善歌而歌者，欲窃其歌声，则以谱为主，谱立而曲因以定。”尚书曰：“有是耶，然则今所歌者，其歌声已歇矣，君尚能依其声立一谱乎。”曰：“何不可。”次日，王生就昨所歌者，竟定一笛色谱。尚书命他僮就笛按声，与昨歌无异，因叹息谢去。尚书者，真定相公梁夫子也，时为司农有年矣。後予临入馆，执贄门下。特是词仓卒凑趁，极不惬意，不知夫子何以见赏如此。益信李白清平调词，白乐天桂华曲，原不必佳也。今录其曲并笛色谱于後：

【锦缠道】刚（以下略）

### ○少作当楼词

徐仲山薄人为词，尝作青玉案起句云：“少年不幸称才子，徒多作淫词耳。”予避人时读其句，憬然遂续云：“况复依人随指使。西园载酒，东家听伎，多少周旋处。”固知轻薄子，原自有非其意者。特予少时与姜公子作当楼词，极知失温厚之意。既而自解，谓国风甚温厚，然朱子注作淫诗，则在六经中，亦俨然有此等，为夫子所录，因任情为之。要亦无学问不能自主，故有此。尝与徐仲山道及。仲山曰：“君词不然，灵均九歌，张衡四愁，苟非朱注，焉知非国风非怀君念友之作。予曰如此，则小人文过，过益甚矣。不幸少年坎坷，失于检饬，然处己爵然，或者如栏外观场，可妄引程子心中无伎以自慰，抑庶几耳曾在上海，有伎席酒明府令一事颇怪，张弘轩命予记之，今并录后。

### ○张南士赠玉烟词

康熙丁巳，上海多游客，马丹谷广文伎席，有小鬟后至，询其名，曰未也。座客张弘轩以其迟来，取翩何来迟之句，赠名翩来，命予即席为词记之。予词曰：“夜堂听伎。正绛帐花垂，玉垆香细。莲炬光中，两两舞裙拖地。忽来金雀鸦鬟小，算才堪、琐儿年纪。栏连歌缓，油车暗里，翩然而至。便手把、金樽徐递。似嫩叶裁衣，幽兰吹气。病起迟来，问取小名尚未。风流京兆偏怜惜，道延年、女弟如是。珊珊可念，何如竟唤，翩来为字。”此桂枝香调也。时小鬟得词，欢然谢去。惜后终以病废，且性颇稚拙。独其姊名玉烟者，慧甚，更善行酒。除入勾栏外，凡饮席必典觞，且能使意之所属，曲为照顾，令不苦饮。如是者多月。张弘轩尝曰：“如玉烟者，可称倾城悦名士矣。”第其人尤慕张南士名，尝持束绌乞予书客所赠词，口诵了了，顾独爱南士作。时南士寄任明府署，不得频见，玉烟每乞予招会予寓，每会必流恋，竟日不欲去。予尝谓之曰：“南士长于予，其穷愁失志与予同，予遭难以后，全无欢情。亮南士此际，亦未必便与予远，然且眷眷如是者，汝何所知于南士而得有此。”曰：“使必得欢情而后与之知，世之所以无知也。”时闻之者，皆善其言。后玉烟归城，南士与徐西崖各赋绝句赠行，属予为跋。临歧，复为作南浦词曰：“申江初霁，送将归、魂断柳条青。南国佳人堪念，妙丽洵倾城。别我蕙心如结，惜临歧、携酒对红亭。更牵衣细语，尤千珍重、一曲寄深情。记得碧桃开处，乍相逢、春夜按新声。不似今朝幽怨，凄切思难胜。恨杀潮生南浦，也催人、画戟度前汀。向亭皋搔首，踟蹰愁逐水云横。”其云不似今朝者，以是时当筵，歌会真长亭数曲，较凄然也。其後予在湖舫伎席语其事，客有问予觞政何似，予不能记。但举其一名积分者，甲三乙四，为定分。至临饮时，又复请分于酒佐，如甲当请分，酒佐判曰，自分则甲受酒，如数请验，验讫，然後举杯，曰三分。於是左坐唱面，曰第一杯。杯酌则右坐者唱底，曰第三分。但分合增减，惟其所判。浸假乙当继请，而判以甲分之半，则乙受酒，请验後，当报五分半。而左唱，第二杯右当唱，共计八分半矣。以是递推，丙五丁六，展转交错，杯参分互，彼此牾，故酒佐有八难。分数不齐，客多难记，一，明府令下，觞行断续。二，纠违举犯，呼吸不待。三，罚烦筹贖，予夺无时。四，苛缓概施，醉醒难愜。五，红裙绿发，人易扳扰。六，瓜种榛核，不许私记。七，积久证疏，争端易起。八，负此八难，然且从容四应，操纵如意。尝见欲纵饮者，辄报自分，欲纵左右，忽呼间报。〔谓隔一位。〕间报不足，或呼免报。即其已挂筹听罚者，犹有重分免筹之例。〔如一十有一二十有二类。〕使请分时，故判数犯重以蠲之。一日，戊饮请分，判易癸分。戊既不记癸分，而左右茫然，忘所积数，然又不预呼间免名目，戊与左右皆失色。及戊验分时，始从容审视曰，本无若干分，今姑准此，遂举杯受酒。郎言曰，若干

杯後，当清分矣。言毕，遽自酌曰，共若干分，其慧如此。

○近人妄作自度曲

古者以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、变宫、变徵之七声，乘十二律，得八十四调。後人以宫、商、羽、角之四声，乘十二律，得四十八调。盖去徵声与二变不用焉。四十八调至宋人诗馀犹分隶之。其调不拘短长，有属黄钟宫者，有属黄钟商者，皆不相出入。非若今之谱诗馀者，仅以小令中调长调分班部也。其详载乐府浑成一书。近人不解声律，动造新曲，曰自度曲。试问其所自度者，曲隶何律，律隶何声，声隶何宫何调，而乃才间然妄作，有如是耶。〔方渭仁曰，四十八调亦非古律。但隋唐以来相次沿革，必有所受之者，声律微眇宜以迹求，正谓此也。〕